

巴州：这么近，那么美

□冯忠文

这个冬天，尽管寒风凛冽，雪落无声，覆了山川，却因为乌尉高速的通车，使天堑飞虹贯南北，兑现了“乌库两城一日还”的畅行夙愿。如今，一场融合冰雪奇景、丝路风情、多元文化的冬日旅游热潮正如火如荼地涌动着。

从以往的“赶路”，到现在的“玩雪”；从以往的“看雪”，到现在的“打卡”，让寒冬在“冰与火”的切换中变得松弛而丰盈。

一条路的变迁，映照着一个时代的变化。从乌鲁木齐出发，阳光在无限延伸的茫茫原野上雕琢出闪闪光斑，驾车不久便驶出了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——天山胜利隧道，首站抵达人文底蕴深厚的巴州和静县。

乌尉高速将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车程从7小时锐减至3.5小时，串联起和静、焉耆、博湖、和硕、库尔勒、尉犁，辐射轮台、若羌、且末。这片承载着华夏文明与东归故里的热土，正以万马奔腾的节奏，凭借乌尉高速通车的浩荡东风迎接新的纪元。

冬日的和静，是冰雪与人文交织的诗意画卷，每一处都藏着东归故里的历史温度。巴伦台黄庙、北山森林公园、东归生态公园等景点闪亮登场，历史的沉静与现代的光华在冰天雪地完成了一次壮丽的时空折叠。

丝路古道上的璀璨明珠——焉耆县，每一片雪花都是大自然的笔触，藏着冬天的密语。七个星佛寺遗址、霍拉山景区以及传承千年的非遗美食“九碗三行子”……无一不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炭火上被烤得滋滋冒油的羊肉串，冒着热气的羊杂汤……似乎在赶赴一场与烟火人间的美好相遇。

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、白鹳洲景区冰封如镜，映照着蓝天的澄澈；芦苇在寒风中摇曳，宛如伫立在冰封大地上的素颜美人。

沿环博斯腾湖公路继续前行，便抵达和硕县。马兰红山军博园、落霞湾驿站、明沙山驿站、渔舟晚唱驿站等景区，在一场落雪之后，换上了白色衣衫，与湛蓝的天空相互辉映。

当北方大地山林覆雪，万籁俱寂，被誉为“塞外江南 山水梨城”的库尔勒，以另一种姿态诉说着冬日的温情。街边小摊烟火袅袅、暖意融融，炭火的香气、孜然的辛辣、热气腾腾的美食……折射出藏在方寸之间的生活。在库尔勒，看天鹅已是市民缔结了20年的情愫，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座天鹅飞来不想走的城市，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理念，让天鹅从“过客”成为了年年赴约的“常客”。它们在杜鹃河翩翩起舞，为冬日增添了一抹灵动的风景。如果说香梨香了一座城，那么，天鹅无疑温暖了一座城。

冬日的尉犁，雾凇如玉，胡杨似画，每一处风景都像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。红色达西景区、罗布人村寨、罗布泊大裂谷、罗布淖尔国家湿地公园、葫芦岛等景区，璀璨光影勾勒出出现代与历史的轮廓，每一片雪花都仿佛承载着历史的重量，在唐诗宋词中苏醒成画。

从库尔勒转接到轮台，便能感受到这里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。西域都护府博物馆、西域都护府遗址群、塔里木胡杨林公园等景区，让游人在这跨越千年的西域地名的地方，寻觅岑参、陆游诗词中的壮美意象，在历史与诗篇的激荡回响中，完成古与今的隔空对话。

从尉犁转接到若羌，便可感受这颗神秘而迷人的西域明珠所蕴含的诱惑力。作为我国行政面积最大的县城，位于其境内的楼兰文化公园、米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、米兰古城遗址、台特玛湖等景区，既承载着厚重历史，融合着雄浑的大漠风光，又以独特民俗风情与诱人美食，吸引着无数游人。

从尉犁转接到且末，便可在这座因盛产美玉成为古“丝绸之路”南道商贸重镇，感受千年玉都古韵犹存的秘境。尉且沙漠公路、托盖布拉克、昆仑古村、玉石小镇等，承载着丝路商队的蹄印与西域风沙的私语，流淌着昆仑山的雪水与茫茫沙漠的交融，让这里变成了有人文历史和传奇故事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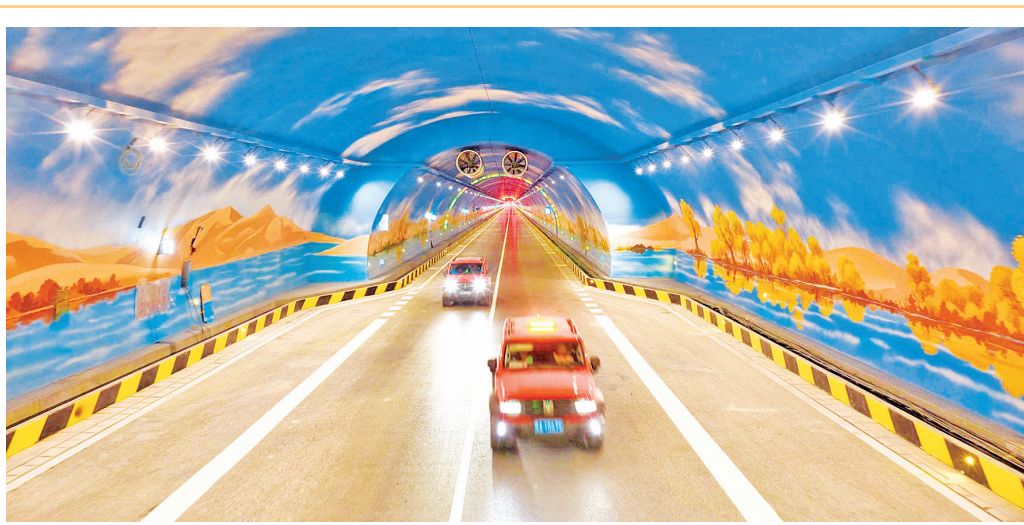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说“绿水青山”绘就了巴州的生态画卷，那么“冰天雪地”则勾勒出了巴州冰雪资源的独特轮廓，二者皆是大自然的慷慨馈赠。巴州，已擂响全域冰雪游的战鼓，完美诠释着冰雪旅游不仅仅是看一次风景玩一场雪，更是与自然深度对话的终极完美融合。

不到新疆，不知祖国之辽阔；不到巴州，不知新疆之博大。

如果说，把旅游的时间花在新疆，等于走了全国六分之一的地方；把旅游的时间花在巴州，等于走了新疆四分之一的地方。走全国六分之一的土地，走新疆四分之一的土地，这是一个怎样的旅游概念呢？从满目纯白的主色调，到遇见晶莹剔透的冰雕；从雪山之巅的巍峨，到邂逅天地一线的苍茫，每一个角落都是大自然出神入化的润色，每一处奇观都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。这样的巴州，能不让你心动和马上行动吗？

乌尉高速通南北，黄金通道惠民生。巴州已备好盛景与热情，期待每一位宾朋赴一场浪漫的冰雪之约。

这么近，那么美，请你随时来巴州。



天山胜利隧道

王建国 摄

朋友，请你来和静

□尼玛才仁

和静是我的家乡。我出生在和静的一个农村。

梦里的和静，总萦绕着20世纪70年代末的风，卷着我少年的欢喜。那时我还在乡野间守着一方农田、望着远方的天，直到铁轨铺进家乡的土地，钢铁长龙第一次碾过戈壁的尘土，成了刻在心底的惊艳。记得昔日和同窗骑自行车，迎着晌午的日头，颠簸十几公里奔赴铁路边，看枕木延伸向天际，听钢轨碰撞的清脆声响……到了80年代初，县城里开始建造四层高的政府大楼，我们日日跑去工地旁张望，软磨硬泡跟保安说好话，只为爬上未完工的楼层，站在高处俯瞰脚下的家乡，想象着它未来的模样。那些细碎的、滚烫的时光，藏着家乡最初的模样，也藏着我们对美好日子最纯粹的期盼，成了梦里反复回放的温暖底色。

梦醒时，眼前的和静，早已换了人间。这方生我养我的土

地，从戈壁滩边的乡村小镇，蜕变成如今的塞上明珠，那些年少时的憧憬，都化作了触手可及的现实。曾经的泥土路，变成了四通八达的柏油路，乡村屋舍错落有致，县城楼宇鳞次栉比，北山森林公园绿意盎然，东归生态公园笑语盈盈——曾经的乡野之地，如今成了多民族共生共融的幸福家园，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，把团结和谐的美好，融进日常的人间烟火。东归文化的底蕴在这片土地流淌，土尔扈特部东归的英雄史诗，在时光里沉淀，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，让家乡既有历史的厚重，又有时代的鲜活。

今天的和静，山水如画，物产丰饶，早已不是记忆中那个闭塞的小城。这里是梦中草原、骏马天堂、天鹅故乡、东归故里。曾经的我们，盼着走出戈壁离开家乡，而如今的家乡，早已凭借着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，走出新疆，走向全国，成为

人人向往的旅游胜地，安居乐业的幸福天地。

而乌尉高速全线通车，更是为和静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。这条贯通天山南北的“黄金通道”，打破了地理的阻隔，让和静与外界的距离大幅拉近。随着越来越多游客的到来，和静的魅力，正在被更多人看见。

梦里梦外，皆是和静。朋友，请你来和静，看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辽阔，赏九曲十八弯的落日余晖，品天山脚下的特色美食，感受东归故里的人文底蕴；请你来和静，这里有优质的资源，便捷的交通，广阔的市场，是旅游观光的胜地，更是投资兴业、干事创业的沃土。

我深爱的家乡和静，正踏着时代的步伐，向着更美好的未来阔步前行。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，每一个梦想都能生根，每一份耕耘都有收获，每一个奔赴而来的人，都能与和静一起，共赴美好时光，共绘发展新篇。

库尔勒的雪

□黄喜才

库尔勒的雪，向来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北边缘的稀罕物。这座坐落在天山南麓的城市，属暖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，冬季少遇严寒却极度干燥，气温虽会跌至零下，却因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，让雪的降临成了当地人冬日里最殷切的期盼，盼着那片雪白能吹散尘霾，还天地一片清朗。

今年的库尔勒，更是将这份期盼拉到了极致。气象预报早就指明，2025至2026年的冬季，巴州气温较常年偏高1.0℃至1.9℃，前春暖后冬冷的趋势，让库尔勒的冬日少了一些凛冽，多了几分温暖。即便是在数九寒天，街头巷尾不见霜雪，反倒常有暖阳拂面，天地之间总带着一层灰蒙蒙的底色，让人们盼雪的心情，一天比一天浓郁。

这份期盼，终于在五九第四天的凌晨有了回应。夜半时分，细碎的雪花悠悠扬扬地飘

落，没有鹅毛大雪的酣畅，只是星星点点，轻飘飘地落在孔雀河畔的柳树上，落在龙山的绿植间，落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。早上醒来，拉开窗帘，看到屋外的地上有一层罕见的白色，心头瞬间漾起欢喜——库尔勒，终究还是下雪了！

只是这份欢喜，来得快，去得更快。雪花飘洒的时间不过片刻，大约9点钟，朝阳破开云层，暖暖地洒向大地。那点微薄的积雪，遇着暖阳便即刻消融，连地面都未曾染透，只在背阴的角落留下些许湿润的痕迹，仿佛昨夜的雪，只是一场温柔的错觉。可雪虽短暂，却尽了它的本分，漫天飞絮般的雪花，将冬日里积攒多日的尘霾尽数涤荡，气温也跟着朝阳一路攀升。寒意散去，天地间竟换了一番模样：天，比往日更蓝，澄澈透亮，像被水洗过一般；风，也比往日更清，吹在脸上，

少了尘沙的粗糙，多了几分清新。冰封的河，飞翔的天鹅，在蓝天的映衬下，鲜活了许多。

这便是库尔勒的雪，让人爱到心里，又忍不住失望。爱它的难得，爱它在干燥沉闷的冬日里，为这座沙漠边缘城市带来一抹清灵的白；更爱它涤荡尘霾、唤醒晴空的温柔，圆了冬日里的一场小美好；失望它的“吝啬”，匆匆而来，匆匆而去，连让人们好好赏雪、玩雪的机会都不曾留下，只留下满心的意犹未尽。

可即便如此，库尔勒人依旧盼着雪。盼着雪洗去冬日的干燥与尘霾，为这片苍茫的土地增添几分诗意，在沙漠与天山之间，勾勒出独属于库尔勒冬日的温柔。这雪，是冬日给予库尔勒最珍贵的馈赠，哪怕只有一瞬，哪怕只是薄雪覆尘，也足以让这个暖冬，多几分值得回味的美好。